

大學時期以前的回憶錄 (續)

——童年時代眼中的世界和初期的讀物

勞幹

章回小說既然不能滿足我的興趣，就只有去找筆記小說，家中有一套中國圖書公司的「古今說部叢書」、中華書局的「清朝野史大觀」和商務印書館的「舊小說」，確也費了我不少的時間。這些筆記小說文筆較為雅馴，沒有那些粗俗不堪的惡習。可是又都是一些大雜會，其中高下至不均匀，當時我也沒有投沙揀金的願望，等到看過又都成爲浮光掠影，很少能記得了。

小說既然不能得到滿足，興趣轉變到非小說 (non-fiction)，自然是順理成章的事。我看到第一部書「幻想翼」，這本來是在小說與非小說之間的一部書，這就影響到我对非小說上更多的興趣。最先找到的是「瀛寰志略」這是一部地理書，最先是爲看其中的圖畫來看的，只是內容過於平鋪直敘，也只翻着看，並沒有有一個字一個字的看。等到找到了一部十本佛蘭雅著的格致須知，一部十九世紀晚期的中文科學教本，起先也未會十分注意，可是一看之下，竟然是一部寶書，簡直日夜看來，不能釋手，這部書不算大，可是包括的有天文、地質（書中稱爲地學）、化學

及物理學各部門，如聲、光、電、力都成立分冊，佛蘭雅思想清晰，遣詞用句大致經人改過，也平穩無疵。最先看的一冊是天文，接着再看地質以及物理和化學，在地質方面，書中加強古生物學部分，這是非常有趣的一門，至於物理和化學雖然沒有習題部分，但就作書時的造詣來說，已經算儘量把十九世紀的成就介紹到了。這十本書，我一直是看了又看，一直到買到了商務印書館新出的中學用民國教科書的科學部分才放手。當然這部書不免舊一些，但後來對於科學的基礎上還是十分有用的。

爲着補充小學方面的知識，當時我的母親和四姑都主張買一套高小的全部教科書，並且附帶教授法，其中國文和歷史，我的那位私塾先生還教給我，地理、理科、以及算術就不管了。其中算術自己看，沒有辦法，地理看了一遍，不討厭也不感到特別吸引人。只有理科却是每個字都是有趣的，所以連教科書帶教授法都是自己看過了。自然，當時小學理科教授法，也確有一點新材，例如馬從五趾變爲奇蹄，這是生物進化的一個

好例子，這在理科教授法中就會經舉出來。因爲這種關係也成了我欣賞的讀物。

婦女雜誌學生雜誌

在當時家中也定過兩種刊物，一種是婦女雜誌（並未說過男人不許看），另一種是學生雜誌，在這兩種雜誌之中，當然第一個選擇是科學常識，但其他的文章，也不放棄，譬如婦女雜誌，有些彈詞及鴛鴦蝴蝶派小說，也不放棄，但現在記得的最好的一篇可能還是翻譯太戈爾的「難戀」。「學生雜誌有幾篇印象較深的，如：「葵」「砂藻」，尤其那篇講登陸月球的「炮仗」。這是四十年前對於火箭構思的介紹，有一個矛盾的心理，我一直認爲星球旅行雖然不是不可能，即令可能也是得不償失，但我却又喜歡看這一類計畫。

從這個趨向來看，我後來學的主科是歷史，無論如何算不了第一志願。但從另外一方面看，這兩種命定式的安排，讀經的家庭環境和本身的科學興趣，對於學歷史的人還是有用的，歷史的基

確要樹立在通才教育上，一般投考大學乙組的學生，對於高中的生物、理化，倘若都是奉行故事，完全應付，這就限制了將來的成就。所以即令是一個有志學文的人，多多的注意到自然科學，絕對不吃虧的。

此外，對於中國的舊詩，過去也曾稍稍的注意過，因為我的祖父、四姑、和姑父都寫過不少的詩。我從前除去詩經以外，也讀過唐詩三百首和古詩源。唐詩三百首並且加上必要的補充（例如杜甫秋興八首之類），當我到西安以後，父親一位朋友送了他一函詩話，叫做「藝苑名言」，這是一部以王漁洋思想為中心的一部詩話選集。後來在家中又找到了一部石印本的隨園詩話，來比較這兩派不同的意見，我是傾向於漁洋的看法的，不過隨園詩話裏面却也有不少的好句。當時家中還有一部呂留良的宋詩鈔，以及蘇集和黃集，可惜我翻都未翻過一下。

至於翻譯文學，在當時却也涉獵過，在商務印書館說部叢書之中，我也看過希臘神話，吟邊燕語，天方夜譚和拊掌錄各書，並且還都是一個一個字看的，但是塊肉餘生述却未曾寓目，這是為什麼？現在也想不出來了。

現在再回過頭來說對於歷史的學習，最早的一部是辛亥壬子間讀的史鑑叢要，這是一部四字一句的書，還有附圖，第一個圖是盤古用斧頭開天地，當時我就會問過「天地還未分開，盤古這個斧頭，是誰替他做的？」不知為什麼這部書也只讀了幾葉就未再讀下去。後來在西安，我們家裏有好幾部通史，其中資治通鑑、通鑑綱目，都是木刻的，另外還有御批通鑑輯覽和綱鑑易知錄，都是鉛字排印的。比較下來，以資治通鑑為最詳，綱鑑易知錄為最簡，可是我奉命勉強看完的

却是綱鑑易知錄。

綱鑑易知錄值得看

綱鑑易知錄（綱鑑這名子，就有問題。固然可說是通鑑綱目的省文，可是為什麼不叫鑑綱而叫綱鑑？）和古文觀止，幼學瓊林並稱為三大俗書，三部書中還是以綱鑑易知錄為最好，幼學瓊林為最壞。綱鑑易知錄出於閩里塾師的手筆，但那個人確實有教學的經驗，作的簡便得當（在通鑑綱目及通鑑目錄之間），正合一般人閱讀之用。後來我在北大聽陳垣先生史學名著提要的課，他也覺得這部書並不壞。至於古文觀止連三都兩京，徐陵庾信都忽略了，怎能叫做觀止？古文二字出於古文苑，可是並未如此偏狹，幼學瓊林大致是增刪事類賦作的，不過文體卑弱，見解確陋確是一部俗書，可與唐人的「太公家教」相提並論了。

至於資治通鑑，就現在時代來說，是一部重要參考書，和通典文獻通考一樣，在我個人的意見，却不認為是一個可以建議去閱讀的書，資治通鑑對於史事的取捨，都經過一番斟酌，他的用心都表現在「考異」上邊，非常重要。並且對於唐朝一代曾用過唐實錄，和兩唐書中也有異同。對於一個職業的歷史學者來說，應當有計畫的先讀正史，再對某些特殊的題目，對勘資治通鑑，對於一個業餘的歷史閱讀者來說，資治通鑑實在負擔太重了。為着吸收比較廣泛而平衡的公民知識，不宜把時間過分集中一點。只有一般性或大學用書之中，在一千面左右的中國通史，應當是合於大眾要求的——所以就當時情形來說，並無一部新的中國通史，先看綱鑑易知錄，並未會走錯了路。

除去科學書以外，傳記文學恐怕對於我要算最有興趣的了。學生雜誌時有點傳記，不過不成系統，而且不多。大致到了民國八年左右，商務印書館新出了一套少年叢書，其中完全是傳記，這才給人一個很好的精神食糧。全書是孫毓修和林萬里編輯的，林萬里後來是個名記者，孫毓修即「中國雕版印刷源流考」的作者。全書分為中國名人及外國名人兩部分。先出的是外國名人，再出中國名人。在這些傳記之中，每一個外國名人傳，做的都相當的好，中國名人傳就不一定每篇都是精采的，我懷疑外國名人傳是採自日本方面的底子，日本又採取自英文或德文的傳記，中國名人傳要自行編纂，取材就困難些了，比較難做些，不過有幾本還是很動人的。

少年叢書每冊一百面至一百二十面，大致五萬字至六萬字，（加上插圖字數要減一點），正適合於少年讀物之用，用淺近文言寫的（比三國演義的文言要雅馴些），並附評論。就現今情形來說，文言已不適合於少年讀物了，不過這種「社論」式的評語誠然落史論的窠臼，但假如用意清新，也會引起興趣，不算毫無用處的。

在這些傳記之中，比較上蘇格拉底、德謨士（可是沒有凱撒和西塞羅）、馬可波羅、哥倫布、大彼得、佛蘭克林、華盛頓、納爾遜、拿破崙、格蘭斯頓、加里波底、達爾文、林肯和俾斯麥都寫的很好，其中我最喜歡的，還是佛蘭克林、華盛頓、拿破崙、格蘭斯頓、達爾文和林肯，尤其是達爾文那一冊。

中國人的傳記，我還記得的有馬援、諸葛亮、玄奘、郭子儀、司馬光、蘇軾、朱熹和王守仁，還有一本陶淵明，因為事蹟太少，做的差些，最精采的還是司馬光和蘇軾兩種，這是因為他們

都是宋代的人，事蹟較多的原故，並且宋代以後的人，才有比較真的肖像，以前的只有玄奘像可能還有點根據，別的人就無法追索了。（郭子儀的單騎見回紇圖有李龍眠畫本，有無根據也難以證明的）。

再就宋人中司馬光、王安石和蘇軾三個人，對人的印象來說，司馬光是可敬，蘇軾是可愛，王安石雖然人格清高，但加峭壁危峯，難於接近。這也許我一直對於宋代黨爭，同情舊派的原因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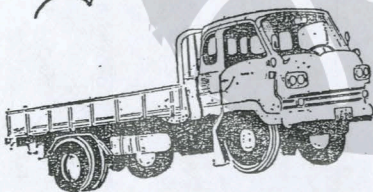
少年叢書是好讀物

就我的看法，標準、和經驗來說，在那個時候，只有少年叢書是合於少年讀物的，除去去詞暢達條理分明以外，對於人物的選擇甚關重要。歷史是現實的，一個人生平精采與不精采，還是只從他的成就大小程度來看方才合適，是否則士那是并不相干的。納爾遜、林肯可以說都是烈士，但假如兩人都幸而壽終正寢，納爾遜仍可與惠靈吞齊名，林肯仍可與華盛頓，傑佛遜比肩。近來幾部青年讀物的傳記，都不算成功，分量太少，用力不動是其中一個原因，而過分偏重烈士，恐怕也是其中一個原因。趨吉避凶是人之常情，尤其青年讀物，更當謹慎，我不喜歡三國演義，就是對於曹操的奸詐過分誇張，而對於曹操的結果，又不能改變，這就對於世道人心，不免有不良的影響。當然曹操創魏國之局，在人格上確有惡惡，但其人亦只是桓溫劉裕之流，比司馬氏父子尚高一籌。他的私人行為在三國志注引吳人曹瞞傳已不甚可靠，若再加以誇張，便遠遠的違背社會教育的意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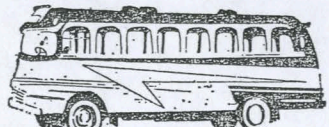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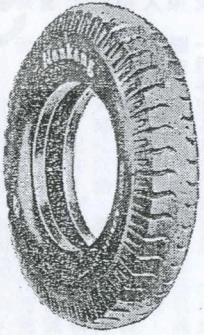
我現在所以不厭其詳的來說，是因為我的經驗比較特殊，因而我相信，總會有給今後參考的地方。無論如何，課外讀物至少要和教科書同樣重要，小學生有商務印書館一套小學生文庫，大致還好，不過這一套顯然還不夠。到小學高年級的學生，小學文庫已經不夠了，至於初中學生的

讀物至少要五萬字至十萬字一冊，並且介紹到各方面廣泛的知識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鄭貞文的少年自然科學叢書還好，最近重印了，不過還應當加些新材料，我們不能讓他們做租書店的經常主顧。學校的圖書館和市立縣立圖書館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各大書局更應當供給有用的材料，不能讓有用的金錢消耗在無聊的作業簿和掛圖上。

至於舊的小說，不論是什麼體裁，都該算做古典部分。但他們不論就文筆，就體裁，就思想來說，都不適於青年閱讀之用，無他辦法，只有重寫，例如紅樓夢可採用王際真改寫的結構和分量用現代中文來寫，（同理，源氏物語也可用魏萊的節本參照日文本來翻譯）此類推。無論如何，我們要的是淨本，嚴格的淨本，不僅淫穢的事和淫穢的話應當刪掉，但凡誇張凶暴及奸詐的地方也得刪掉，即便影響到表現的精美，也不能顧及的。（完）



南港輪胎

大卡車大客車輪胎

南港輪胎股份有限公司 出品

總公司·台北市南京西路六十六號 電話·號機·517171

並且介紹到各方面廣泛的知識的，簡直可以說沒有，鄭貞文的少年自然科學叢書還好，最近重印了，不過還應當加些新材料，我們不能讓他們做租書店的經常主顧。學校的圖書館和市立縣立圖書館應當負起這個責任來。各大書局更應當供給有用的材料，不能讓有用的金錢消耗在無聊的作業簿和掛圖上。